

轉變中的羅德西亞

楊逢泰

羅尼聯邦的離合滄桑

葡萄牙人於十六世紀末葉到達今天的羅德西亞，在桑比西河（Zambezi River）下流殖民。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發現金礦，歐洲人大量移民。一八八九年，英國商人羅德斯（Cecil G. Rhodes）組織南非公司（South Africa Company）與土著簽約取得探礦權。一八九〇年英國國旗飄揚在索斯柏利堡（Port Salisbury）。迄一九二三年止，南非公司為南羅德西亞事實上的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移民逐漸增多，英國政府遂於一九二三年給予南羅德西亞自治殖民地的地位。

一九五三年八月一日，英國以樞密院令頒佈聯邦憲法，將在中南部非洲的三個殖民地——北羅德西亞、南羅德西亞和尼亞薩蘭——組成「羅尼聯邦」（Federation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又稱「中非聯邦」（Central African Federation）。執政黨為聯合聯邦黨（United Federal Party: UFP）。黨魁威爾斯基（Roy Welensky）擔任第一任聯邦總理，事實上也是最後一任聯邦總理。他是一位比較開明，而主張將政權逐漸的向黑人開放。可是這種開放也是在久遠的將來，聯邦憲法序言中說：「南羅德西亞、北德西亞和尼亞薩蘭三殖民地聯合成為一個聯邦，特別的將鼓勵居民之間的合夥關係和合作。」其後聯合聯邦黨聲明稱：「合夥關係並不是指歐洲人與廣大的土著羣衆的平等關係，而是指政治進步的大門不會向那些能夠達到文明標準的非洲人關閉着。」威爾斯基本人亦表示：「當他（指非洲人）在一兩百年的時間內對公共福利表示有能力作更大的貢獻時，在管理這個國家方面應該給他更大的發言權。」

南羅德西亞的黑人領袖恩柯穆（Joshua Nkomo）所領導的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ZAPU）與白人政府

談判，他們表示接受白人多數原則，但要求修改憲法，增加黑人席次，和一人一票的原則，而被拒絕。一九六二年，政府禁止該黨活動，流亡領袖遂向聯合國托管理事會呼籲。一九六二年秋天，羅德西亞問題提到聯合國大會，聯大要求英國停止憲法和制止是年十二月的大選。十一月間尼亞薩蘭的民族主義運動領袖班達博士（Dr. Hastings Banda）到倫敦要求脫離聯邦而自治。一九六三年二月一日，班達就任第一任的尼亞薩蘭總理。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大選中，主張白人至上的羅德西亞陣線（Rhodesian Front）獲勝。黨魁費爾特（Winston Field）等於是拒絕了「溫和的合夥關係」（Moderate Partnership），其時北羅德西亞的黑人領袖卡翁達（Kenneth Kaunda）所領導的國家獨立聯合黨（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t Party）和恩柯布拉（Harry Nkumbula）的非洲國民大會黨（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聯合組織了黑人政府。一九六三年三月英國給予脫離聯邦的權力。七月間三邦代表與英國代表在維多利亞瀑布（Victoria Falls）開會，討論解散聯邦的問題。經公民投票之後，聯邦遂告解體。一九六四年七月六日尼亞薩蘭獨立，成為馬拉威共和國（Republic of Malawi）。十月二十四日北羅德西亞獨立，改稱尚比亞共和國（Republic of Zambia），南羅德西亞亦改稱為羅德西亞。

羅德西亞片面宣佈獨立

英國因為羅德西亞採取種族歧視政策，拒絕予以獨立。一九六四年，費爾德總理與極端派不睦而辭職，由史密斯（Ian Smith）繼任，採取極端政策，一方面將黑人領袖禁錮或驅逐出境。一方面進行獨立準備，十月間舉行公民投票，當時白人約二十一萬七千人，有投票權者六萬九千人；黑人約四百萬人，有投票權者一萬一千多人，投票結果，贊成獨立者五萬八千多人，

反對獨立者六千人。英國不承認此種投票的結果，一九六五年三月，史密解散國會，舉行大選，結果羅德西亞陣線獲得五十席，由聯合聯邦黨改組的羅德西亞黨（Rhodesian Party）獲得十五席，是年十月，史密斯赴英國談判不成，遂於十一月十一日片面宣布獨立。史密斯宣稱：「其所以宣佈羅德西亞為一主權國家，目的在「保全正義、文明和基督教」。

羅德西亞是自一七七六年美國宣佈脫離英國獨立以來，第二個叛離英國的殖民地，英國遂與羅德西亞斷絕關係，威爾森首相在下院宣佈對羅德西亞實施廣泛的經濟制裁，包括不購買羅德西亞的菸草和糖在內。當晚，威爾森在廣播中宣稱，「我們的任務是，不懷恨意的，採取這些措施（指經濟制裁），將羅德西亞人民自危險的道路上拉回來」。

南非總理維伍德（Dr. H. F. Verwoerd）在午夜發表一項聲明，強調羅德西亞糾紛為英國與羅德西亞之間的內部問題，因此無意干涉此一糾紛，南非將不參加杯葛和制裁，並將繼續與羅德西亞的正常關係。

羅德西亞踏上危險路程

羅德西亞一方面受到嚴厲的經濟制裁，一方面受到恐怖份子的侵擾，在達萊撒蘭的非洲團結組織的解放委員會計劃在一九六七年內派遣三千到四千名恐怖份子滲透到羅德西亞境內，此一計劃雖未成功，但亦有一百多人於七月間越過桑比西河，與羅德西亞的保安部隊發生戰鬥。九月八日，南非總理維伍德宣佈派遣南非警察到羅德西亞協助對抗恐怖份子。

英羅之間的危機日益嚴重，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威爾森與史密斯於停泊在直布羅陀的「老虎號」（H. M. S. Tiger）軍艦上談判，不歡而散。一九六八年二月復在「無畏號」軍艦（H. M. S. Fearless）上談判亦無結果。一九六九年六月舉行修憲的公民投票，一九七〇年三月一日羅德西亞宣佈為共和國，英國正式撤退在索斯柏里的代表，吉布斯總督（Sir Humphrey Gibbs）宣佈不復為羅德西亞的總督，這是英羅之間關係的正式決裂，其時非洲團結組織的部長理事會正在衣索匹亞的首都阿迪斯阿貝巴開會，立即通過了一項譴責案，呼籲世界各國斷絕與羅德西亞的一切關係，美國、法國、義大利、挪威、丹麥等國先後關閉了在索斯柏里的領事館，南非成為與

羅德西亞維持外交關係的唯一國家，羅德西亞宣佈拒絕與英國根據「一人一票」的原則來談判。

一九六三年以前，羅德西亞的主要民族主義運動為「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以尚比亞為基地，而在達萊撒蘭設有「辛巴勃威流亡政府」（Zimbabwe Government-in-Exile）一九六三年，該運動領導階層發生分裂。大多數的知識幹部譴責該黨主席恩柯穆「猶疑不決的領導」，而在西索爾（Nabanningi Sihole）領導之下另組「辛巴勃威非洲國民同盟」（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 ZANU），此一分裂意識形態的因素是一部分原因，主要的是部落主義作祟。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以旭那族（Shona）為基礎，接受蘇俄的援助；而辛巴勃威非洲國民同盟以馬泰勃勒族（Matabele）為基礎，接受中共的援助。一九七一年，尚比亞總統卡翁達對兩個運動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停止內鬨，作有效的活動，否則要求他們離開尚比亞。兩個組織同意設立一個聯合軍事指揮部（Joint Military Command: JMC）期能統一指揮和擬訂新的戰略，是年十月，兩個運動內部的人，合併成立「辛巴勃威解放陣線」（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Zimbabwe: FROLIZI）一九七二年後，羅德西亞東北部的和與莫桑鼻克邊境游擊活動加強，羅德西亞為了應付緊急情況，已將青年的軍訓期間由六個月延長到一年，以便有更多的部隊來巡邏已超過一千六百公里的邊境。

一九六〇年代結束之際，桑比西河以南南部非洲的幾個白人國家——南非、羅德西亞以及葡屬莫桑鼻克和安哥拉，為了安全和生存和共同的利益，完成了一個廣泛而團結的「白人車陣」（White Laager）。憑軍事力量而言，任何非洲國家的軍隊，或非洲的國際軍隊均不可能與南部非洲的白人國家對抗，可是國際共黨，尤其是北平，似乎企圖以持久的游擊戰來癱瘓南部非洲。

葡萄牙政變後的南部非洲

一九七四年四月里斯本發生政變，葡萄牙在南部非洲的殖民帝國日薄西山，黑色非洲的陰影逐漸南移。不久以前似乎不可擊破白人國家的聯合，為了不同的理由有「各奔前程」的趨勢。敏感的白人開始乘飛機或船舶他去，自一九六〇年，在比屬剛果動亂中，比利時人逃跑以來，這是非洲大陸上最大

的白人遷徙的浪潮，人口的大量遷徙往往是歷史的分水嶺。新大陸發現以後，非洲黑人在奴隸貿易中擴散到新世界，成為非洲民族主義和泛非洲主義的淵源，根據「新聞週刊」(Newsweek, Sept. 16, 1974)的估計，自一九七四年四月起到九月中止，已有五千白人離開了莫桑鼻克，逃往葡萄牙、巴西或南非，如果莫桑鼻克和安哥拉變成新的游擊隊的溫床，則羅德西亞的白人逃亡潮似將匯成洪流。

葡萄牙政變後，南部非洲的局勢作了戲劇性的改變。西非幾內亞比索(Guinea-Bissau)於一九七四年九月十日正式獨立變成了非洲第四十三個國家，緊接着幾內亞比索的脚步，莫桑鼻克和安哥拉兩地正在積極準備自決，九月上旬，莫桑鼻克解放陣線(Mozambique Liberation Front)主席邁契爾(Samora Machel)和葡萄牙外長索瑞斯(Mario Soares)在尚比亞的首都路沙卡簽署了一項協定，規定立即建立由該陣線領導的臨時黑人政府，並在九個月之內，(即在一九七五年六月間)獲得完全獨立，就在數小時之內，莫桑鼻克的首府羅連斯麥(Lourenso Marques)，憤怒的白人暴動企圖阻止莫桑鼻克解放陣線接管政權。在安哥拉境內，右翼的白人同樣的拒絕將此一殖民地交給游擊運動的計劃。雖然如此，葡萄牙的陸軍仍在繼續政權的轉移。葡萄牙在安哥拉的統治可能在一九七五年結束。在這種迅速轉變之中，感到最危險和最孤立的是羅德西亞的白人。青年人正在準備行裝，俾便逃避與出沒在邊境的游擊隊作戰，白人的最後堡壘——南非共和國亦感受到與日俱增的壓力，事實上，在普利托里亞(Pretoria)，就有放棄羅德西亞以自保的談話。

為什麼南部非洲的局勢緊急直下呢？就在幾個月之前，南部非洲的白色主義是要以一切的代價來維持桑比西河(Zambezi River)為黑白非洲的分界線。因為，里斯本政變之後，所有白人聯合戰略均已成為泡影，急進的葡萄牙青年軍人強迫史賓諾拉將軍(Antonio de Spínola)接受了葡屬殖民地的獨立要求，葡萄牙的一位軍官說：「羅德西亞和南非勢必要使他們自己適應新的現實，他們必須要學習與具有葡萄牙背景的新非洲國家生活在一起。」

羅德西亞局勢的突破

南部非洲局勢的改變，首先受到威脅的是羅德西亞。

如果葡屬殖民地獨立之後，羅德西亞幾乎被黑色非洲國家所包圍，而面臨嚴重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孤立。在國內外的壓力之下，史密斯政府不得不接受新的現實，最近羅德西亞的政治已有新的突破。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中旬，南非總理伍斯特(Beitshar J. Vorster)提出一項忠告，作為史密斯政府與游擊運動談判的基礎，即於一九七五年內舉行一次選舉，將目前的國會擴大，作為一個過渡時期，也就是在五年之內實現黑人多數統治。此項分期付款的政治改革方式已被雙方所接受，史密斯政府已與游擊運動領袖達成休戰協議，並同意釋放所有政治犯，舉行制憲會議。

尚比亞總統卡翁達是一位實現主義者，他雖然不喜歡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但他承認南非不是一個「殖民問題」。最近他與南非接觸頻繁，目的在解決羅德西亞問題。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Dec. 19, 1974)的報導，卡翁達總統在坦尚尼亞、波札瓦那和莫桑鼻克協助之下，已經調解了辛巴勃威民族主義領袖之間的爭執，而達成了統一戰線，作為與史密斯政府談判的對象。

莫桑鼻克局勢的改變

羅德西亞目前局勢最重要的考慮是莫桑鼻克。雖然莫桑鼻克境內局勢混亂，其所產生的危機將阻撓獨立的過程，但一般預測，在兩年內，將在莫桑鼻克解放陣線統治之下獲得獨立，而產生許多影響，第一，衝突的邊境將增加三倍，游擊隊屆時將可從與尚比亞邊境的桑比西河到羅德西亞整個的東部邊境，從貝拉(Beira)到林坡坡(Limpopo)和南非進入羅德西亞。第二，新獨立的莫桑鼻克政府幾乎一定會對羅德西亞實施制裁，關閉從恩泰立(Umtali)到貝拉和從索斯柏里(Salisbury)到羅連斯麥(Lourenso Marques)的鐵路運輸。第三，使南非突然增加了具有敵性的五百公里的邊境，而且可使史瓦濟蘭(Swaziland)在經濟上脫離南非，使普里托里亞當局為顧及自身之安全而不再支持羅德西亞的防禦。

在軍事上，自一九六七年以來，南非軍隊約有四千至五千人駐紮在桑比西河沿岸，協助羅德西亞的防務，葡萄牙的撤退，意味着羅德西亞已不復為南非的緩衝國。如果要南非負起羅德西亞和莫桑鼻克邊境的防務是不可想像的事，對南非而言將是自殺性行動。

在經濟上，因為羅德西亞是內陸國家，其主要交通線是利用莫桑鼻克的鐵路和港口。羅德西亞與南非間新築的單線鐵道雖然已經完成，可是由南非單獨來供應羅德西亞的運輸，在政治上將使南非的處境非常尷尬。

南非政策的改變

南非與其他歐洲人的殖民地不同，境內除一千五百萬黑人之外，有三百七十萬白人，這些白人視南非是他們的故鄉，而且無處可走，南非解決種族問題的辦法是發展班圖斯坦（Bantustans），即黑人的部落自治區，其最後目標是將這些部落自治區變為若干獨立的國家，南非總理伍斯特宣稱：「當這些（黑人的）故鄉獨立之後，我們這些國家將平等相處」。可是南非的黑人並不完全接受這種「分別發展」（separate development）的辦法。伍斯特政府目前的外交目標在結束南非在國際上的孤立，希望至少能夠說服某些非洲國家接受南非這種解決本身種族問題的途徑，葡萄牙改變之後，沿着南非建立一個白色的緩衝地帶已經是不切實際的辦法。

南非在葡萄牙改變後似乎作以下的四種想法：第一，不企圖干涉莫桑鼻克而準備接受莫桑鼻克的黑人政府，第二，不準備干涉葡萄牙領土和羅德西亞，第三，迅速自羅德西亞撤軍，奉勅史密斯自己設法解決問題，第四，南非將採取僅防禦自己的新政策。

南非軍事上的力量雄厚，其力量足可匹敵所有非洲黑人國家軍力的總和，而且有法國的支持，如果南部非洲的陰影逐漸南移，伍斯特總理表示：「南非別無選擇，將盡全力來保衛自己。」

內外壓力下的羅德西亞往何處去

在尼克森政府時期，美國對南部非洲的政策在言行方面頗不一致，美國過去從羅德西亞每年輸入鉻礦，用在國防和汽車工業方面，國會曾通過勃安特修正案（Byrd Amendment）允許將鉻礦作為戰略物資進口，福特總統在議員任期內曾投票支持，可是就任總統後已禁止向羅德西亞購買鉻礦，季辛吉國務卿雖然並不將黑色非洲作為全球權力均衡的主要因素，但他却參予要求撤消勃安特修正案的運動，最近羅德西亞在華盛頓的辦事處已經關閉，美國對羅德西亞的政策已經作了大幅度的改變。

此外，羅德西亞在里斯本和澳洲的辦事處亦告關閉，最明顯的不祥之兆，是日本和歐洲共同市場國家對羅德西亞的態度日漸強硬，羅德西亞可以說是正處於內外壓力之下。

英國不久將舉行大選，無論大選的結果如何，新政府一定會注意葡萄牙改變以後局勢的發展，及對羅德西亞的影響。一九七四年三月九日，英國外相賈拉罕（James Callaghan）曾在眾議院表示：與羅德西亞的任何解決辦法「必須是我們所滿意而能獲得非洲人多數的支持」。其後不久，威爾森首相（Harold Wilson）與非洲國民會議黨（African National Council：ANC）的代表在倫敦會晤，該黨在莫索爾華主教（Bishop Abel Muzorewa）領導之下，已脫穎而出成爲一個廣泛受到非洲人支持的合法政黨。自羅德西亞於一九六四年片面宣佈獨立，英國與羅德西亞政府談判僵持，而有意選擇非洲國民會議黨作爲未來談判的對象。

羅德西亞內部的黨派關係殊爲複雜，目前國會六十五名議員中，有五十名爲白人，十五名爲黑人，史密斯的羅德西亞陣線控制了國會，目前十六名黑人議員均爲親政府的季本薩（Chad Chipunza）所領導的非洲進步黨（African Progressive Party）。此外尚有兩個白人的政黨，即羅德西亞黨（Rhodesia Party）和中心黨（Center Party），但兩黨均無實力。最近成立了一個新的黑人政黨，稱爲民族公社論壇黨（National Settlement Forum）。

非洲國民會議黨是一個合法而有相當實力的黑人政黨。史密斯政府已與該黨談判經年，葡萄牙改變後，史密斯最後同意非洲人在國會內的席次由十六席增至二十二席，其餘的五十席由白人擔任，非洲國民會議黨中央委員會於一九七四年六月二日經四小時會議後，一致拒絕史密斯所提的建議。

辛巴勃威非洲國民同盟於六月十七日在尚比亞首都路沙卡發表聲明，除譴責非洲國民會議黨與史密斯政府談判外，宣佈拒絕與羅德西亞白人政府一切形式的談判。在索斯柏里監獄中走私出來的一封信由辛巴勃威非洲國民同盟六位被監禁的領袖簽名函件，亦聲言決不與史密斯政府談判，由游擊隊的實際行動判斷，未來的解決如果沒有辛巴勃威非洲國民同盟和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的參予將毫無意義。

羅德西亞的前途似乎在於黑人政黨和游擊運動之間，是否能真正的達成統一的立場來和史密斯政府談判。